



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17

同学相见

子石白了他一眼,说:“拉倒吧,男子汉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你看我,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基本忘光了,这才是吾辈正确的人生态度。”

“记性比你好,脸皮没你厚。”

趁他俩斗嘴,我和凌一尧认真对付锅里的牛肉丸子,这顿饭是我们花血本请的,怎么着都要多吃一些,但大乔突然问我们:“那你们俩呢?”

我下意识地扭头去看凌一尧,她咬着嘴唇琢磨片刻,最终摇头道:“我不知道,好像不太想回去,现在过得挺好,一切都挺满意。”

“一切都挺满意。”

原本我因毕业后的郁郁不得志苦闷不已,对以往的很多事情怀有遗憾,恨不得重走一遍青春路才可弥补,但听到凌一尧这样说,我顿时感到释然。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无病无灾,爱情美满,虽然暂且贫穷,却拥有比许多人更多的可能,更广阔的天地。

“我也不回去了。”我说。

我和凌一尧相视一笑。

“浪费机会,倒回去多活几年也好啊。”大乔嗤之以鼻。

“就是,两个神经病!”子石做出起身离开的架势,“他们不走,咱们走。”

“再——见——”大乔喊出渐行渐远的声音。

“走好,不送。记得多囤几套房子。”

大乔做出起身离开的架势,被子石及时拉住,在他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大

乔才暂且答应吃完火锅再返回他那个2002年。与高中时一样,他们俩凑到一起就是一部又一部情景剧,没有剧本和排练,却一如既往地保持默契。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无法像以前那样掺和进去,而是与凌一尧并肩坐在对面,大多数时间做安静的观众。

凌一尧问道:“高中时你们每天都这么有趣吗?”

我说:“当然。”

凌一尧笑而不语,很神秘的样子。

“怎么了?”

凌一尧说:“高中时我可羡慕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干再离谱的事情大家都觉得正常,不像我,偶尔借一本杂志来看都被老师念叨。要不是你突然闹了那么一出,我现在再回想中学时代,都没什么值得怀念的。”

大乔喝了两杯啤酒,有点儿管不住嘴巴,嘚瑟地说:“那你得感谢我和子石了,当初要不是我们俩和扬哥打那个赌,他还不一定有勇气给你写情书呢。”

凌一尧愣了一下,问道:“什么赌?”

尽管我对大乔使了眼色,但他还是口无遮拦地继续说下去:“扬哥暗恋你很长时间,一直不敢表白,最后我们打赌说,他要是能追到你,我和子石就在白蒲中学的操场上裸奔一圈。”

凌一尧脸色一沉,问我:“你追我就只是因为一个赌?”

我被吓得面红耳赤,因为影视剧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会导致女生彻底翻脸。

大乔和子石也有些慌了。

但凌一尧马上又笑起来,对那两个家伙说:“既然如此,那你们俩说话算数,什么时候裸奔?”

大乔说:“法律还有时效性呢,何况是打赌。事情过去那么久了,当年强壮的肌肉都变成一堆肥膘了,已经不适合裸奔了,您就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No。”凌一尧丝毫不留情面。

子石赶紧辩解:“要不,等你们俩结婚了,我和大乔再去裸奔,好不好?”

凌一尧故作踌躇,最终点头道:“行吧。”

当时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而我非常欣慰,我们家尧尧是一个开得起玩笑的好孩子。但晚上回到家里,她又端坐高堂,要我好好解释一下那次打赌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说清楚就不许上床睡觉。

原来,她只是不愿在朋友面前让我没面子,但是该算清的账,一个都跑不掉。

我很遗憾当时没有趁机催促大乔和子石兑现诺言,现在他们再也不需要裸奔了。

有时我觉得凌一尧挺难揣摩的。在一个情人节的早上,我们在南京地铁站外面看到一个男人捧着一束花向一个女孩儿单膝下跪,当众表达爱意。凌一尧一脸羡慕地旁观着,她看得太认真,不知不觉将嘴里的豆浆吸管都咬扁了。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李海波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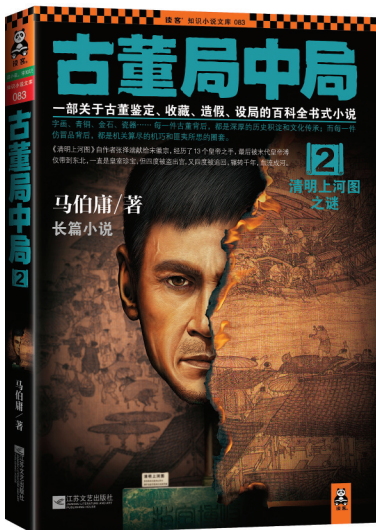
凌一尧读研二时,子石和大乔又跑来南京玩儿,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吃傩妹。掐指一算,我们离开白蒲中学已经6年了,但提及那些陈年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如同发生在昨日。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你愿意回到哪个时间点?”子石忽然谈到这个话题。

大乔稍加思索,说:“回到那场文艺汇演,我一定不会再出糗!想到那年站在台上忘词的事情,我至今仍然抓心挠肺地难受,有时夜里突然想起来,难受得一夜睡不着。”

20

质疑《清明上河图》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的王世贞的那个故事,拿出放大镜,却发现台上的骰子清晰可见,四个赌徒的脸却模糊不清,五官涂污,根本无法分辨口是张还是合。

我拿着这张照片端详了半天,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张《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这是我在美术商店买的《中国历代名画集》中的一页,铜版纸印制。这是市面上最通行的版本,不论是中学历史课本、美术史学术专著还是旅游图书,都是用的这个版本。该画下面有一个标注,注明此画复制自故宫收藏的真本——当然,画面远不及这套照片清楚。

在这个版本里,我把放大镜挪到同样的位置,立刻顿住了。我看到那个赌坊里的赌徒们五官清清楚楚,口型呈圆形。

瞬间我口干舌燥。

当年汤臣之所以能看出《清明上河图》赝品的破绽,是靠赌徒的口型。真品口型为圆形,赝品口型为开口。

在1951年的真品原始鉴定照片里,赌徒的五官已被污损;而在通行的版本里,同样的位置却恢复了原状,口型呈圆形。技术上,这不难做到,故宫有专门的技师对画进行修补。但修补恰好发生在这一关键位置,是不是有点儿过于巧合?看起来就好像是在故意

遮掩什么。

修补之前,赌徒到底是什么口型?圆形还是开口?

我觉得喉咙有些干,拿起杯子将里面的橘子水喝了一半,继续翻找照片,很快翻到专拍题款特写的那几张。

《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宋徽宗,他亲自题了画名,还钤了双龙小印。可惜这部分绢布已遭人盗割,早就看不到了。好在其他的题款都在,一个个数下来,从张著到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再到陆完、严嵩,一直到傅仪盖的三个印,历历在目,清清楚楚,记录了这幅国宝的坎坷历程。

可我从头到尾数了三遍,有一个人的题款始终找不到。而这个人题款,本该是不可或缺的。

他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

素姐说的没错,这两点仅仅只是疑点,还不足以盖棺定论认定《清明上河图》是假的。但这些质疑,足以掀起一阵大波澜,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只要让《清明上河图》重新公开接受鉴定,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到时候老朝奉以及他的那些罪恶勾当,一定会被暴露在阳光下。

我按捺住心头的狂喜,万里长征终于走到最后一步。

我重新睁开眼睛,从怀里拿出一个

小巧的傻瓜相机,对着我挑出的几张照片拍了几张,然后又把牛皮信封拿过来,对着上面的红戳也拍了几张。

做完这一切后,我把照片重新装回信封里,把“图书馆”叫进来。“图书馆”进屋问:“你看完啦?”我说看完了。“图书馆”拿起信封,重新粘好将其扔到书架上,冲我一伸手。我把2000块钱递给他,无心跟这个财迷多纠缠,立刻推门出去。“图书馆”在背后喊了一嗓子:“下次你再想来看,我给你打个八折。”

我冷笑一声,没言语。等到这事儿掀出来,自然会有人来他这里找原始照片,到时候可就由不得他了。

我匆匆赶回四悔斋,把门窗关好,拿出纸笔来开始埋头写材料,单纯对《清明上河图》的真伪提出技术性质疑,还附了一些照片作为证据,结尾特意留了我的名字。我之前因为佛头案出了点儿小名,如今亮出许家招牌,可以增加公信力。

我写完“愿”字的最后一笔,把钢笔搁下,整个人处于一种兴奋状态。

“爷爷,爹,希望我这一刀,能为咱许家洗清冤屈。”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之谜》马伯庸 著)

当时彩色照片在国内还很罕见。而《清明上河图》的鉴定是在1951年,居然已经用了彩色冲印技术,可见国家对此画的重视程度。

我很快挑拣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的是位于汴梁闹市后排的一处轩敞瓦房,看样子像是个赌坊,四个赌徒围着一张台子在扔骰子。我想起素姐讲